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誌一十三首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元和五年尚謫永州司馬故夫人卒于永州明年安祔于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先侍御墓表具載夫人之卒則誌表當是同時而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音卓地名也令工谷涿郡壽止六

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之兄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音戮）徒播癘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令無適主以葬（適音的）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旣舉葬紖（直忍切索也與紖同周禮封人置其紖）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德且志

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旣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吴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一作比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

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涖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

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宫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敎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吉弔切境也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呵木切又虛驕呼酷黑各三切熱也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訴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

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立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因窮縶陟立切𥈭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紓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適臨卭令柳君是爲公之伯祖銘不載臨卭之諱新史年表亦載曰某爲臨卭令而名亦

(不傳諡亦不載其子之名而曰終㳚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㳚德令其不同如此貞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

夫人姓李氏辨族姓者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為某官父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音稽 女十五曰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剪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秦聲操縵之具(操七刀切 縵末旦切 禮記不學操縵)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

臨卭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輿自中書以工爲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齊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卭而窆焉夫人從子而退于淮滸音虎水涯之名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旣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

家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
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
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
為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没太原王紓音舒令為右補闕潁
川陳萇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
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
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
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

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閒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卭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命宗元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於我志于我故敘柳氏為備銘曰

藹具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卒之年月也風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輤帷不復岷之

陽鞘九見切或作韝老串飾也兆靈趾樓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此叔父殿中君之配也殿中君葬在貞元十二年二月公作墓版文載夫人吳郡陸氏時尚無恙也是年冬十一月夫人卒乃合祔焉故曰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邑備于版文云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

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并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寀撰息兗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髙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温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毋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縗就位縗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緥上舉兩切下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葢襄門溥佑神道

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夫人公前所誌伯祖妣李夫人之女也前誌云夫人三女皆得良壻校書郎渭南尉陳袞其一也此誌所以具載陳君云貞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

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殺所介切周以禮國新殺禮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

原曰樓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揆于宗元曰予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懿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玆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

印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而昏蚤世按裴氏婦葬以貞元十六年則此文當與裴氏婦誌相先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工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令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工用敢附碑陰之義假

鼓石而書爲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長展兩切）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一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一作書）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音怠工聲歟也）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

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一無之字）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者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作之年月見本篇公時為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裕

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音警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于家純如也終于夫族穆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

和恭以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慼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頻蹙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懥音致恨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

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舅姑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盼滌濯羞籩豆勞以待旦毋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謹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亂初覲切戲盡也男八歲女七歲而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一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雈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雈六

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章無恙託于乳媪烏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憑塞畧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貞元十五年公時為集賢殿正字公蓋憑之壻憑嘗為禮部郎中而諸本誤作疑非是觀其祭

楊詹事文

可見矣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勲郎中諱某司勲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憑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

保傅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祀終身

之歲馬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禮記內事以柔日注順其在內為陰乃歸

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稚好言

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

鍳音造始於善譴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

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

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

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

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柔順淑茂宜延于工壽端明恵和宜盛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釁音釁 𤨏 斯也工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脅斬繐縗衰酷其間冠衣紕采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婉音宛娩音晩又音免娩順也）鏘翔令容（鏘七將切）委窮壓兮佳城鬱鬱閟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窆兮

下殤女子墓塼記

殤未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爲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爲下殤公時謫永州司馬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吏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毋微也故為父子晩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銘用塼甓（蒲歴切）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子墓塼記

生甲申即貞元二十年死己丑
在元和四年公時尚在永州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夫人王叔文母也公以附叔文敗死銘極所稱道叔文侍東宮諫太子不使言宮市之弊公所謂道合儲后者考新史叔文傳順宗即位不能聽政王伾密語黃門繇蘇州司功參軍石叔文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與王伾牛昭容李忠言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韋

執誼作銘文施行時韋執誼呂溫李景儉韓曅
韓泰陳諫劉禹錫及公皆為死友叔文母死匿
不發喪至官者俱文珍詰折乃發喪憲宗以太
子監國貶叔文渝州司户明年誅死公之所謂
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
豈誠然乎哉叔文既敗公以是貶邵州刺史繼
是一斥不振方作銘時係貞元二十一年秋而
八月憲宗立遂正叔文之罪豈是時猶未悟耶
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
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
所不及矣吾昌黎氏之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
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誠有得於
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漢孝景長子也王有明德世紹顯懿

至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愼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

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繇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户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均肅給之效内贊謨畫（一作謀議）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工

嚴肅以涖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

若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懿夫人維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閟此顯魂閟音秘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誌

新史崔仁師傳貞觀初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械為具食飲湯沐以情評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由是知名仁師崔簡二世大父也公誌簡之女故以仁師議刑不孥而銘焉公時在柳元和十二年作云

唐永州刺史傅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已子造次莫能辯無忮忌之行忮音寘很也無犯迕之氣迕音午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

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録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赦方北還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畢祖曰某官鯢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弩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

予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緜載二百具慶中缺曾

玄不績蔺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

六稔數存如没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辟之婦德良才

全隣無言閫臧獲以度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一作子

是怙夫嚳忻然髮髢峩峩髮音被髢之髢音第籩豆維嘉烝嘗實

燕具羞孔多有苾有嚴苾薄必切香也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

祜不遐高曾祖考胡㲉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

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其族系不得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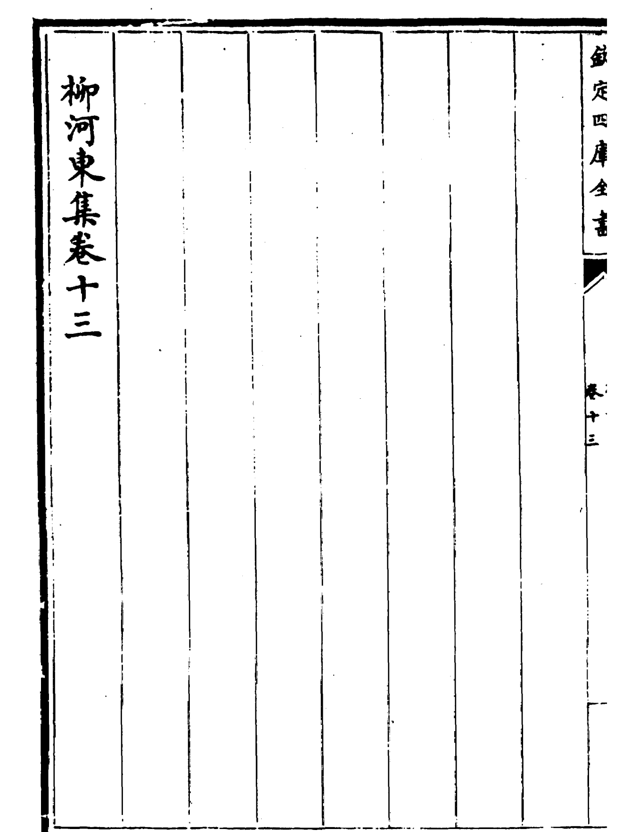
公時刺柳州作云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堋音朋又通鄧切將也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

雖不詳其卒月其日葬永州元和間公為司馬時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音曠）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上音丸下胡谷切）寀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恵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具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亞塼追而納諸墓


柳河東集卷十三

柳河東集卷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對五首

設漁者對智伯

按史記世家及考之通鑑晉自昭公以後六卿强宫室卑六卿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是也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晉益弱定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

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遂反攻出公奔齊智伯乃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事而觀之智伯貪而無饜卒抵

于敗公之設為漁者之對其切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一作于晉陽智伯瑤音搖智伯名號襄子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連取馬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魦音沙小魚也鱮音敘大魚似魴而鱗弱鱣知連切音氈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鰋音偃說文鮀魚也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

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二州之界]伺大鮪焉[鮪音洧鮥也似鱣大者名鮪小者曰叔]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赬尾]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鰭音耆魚脊上骨]顛倒頓踣[音匐]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牟孔切心迷也]環坻溆而不能出[坻音墀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溆音叙水浦也]鷸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

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竭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求大鯨焉海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音交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音勃澥胡買切說文海之別也震動大海簸掉巨島簸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晧切水中有山曰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姝悅切說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蹷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鬪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鈞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

豹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佟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鯋鱮鱣鮪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毋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

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膾音檜細切肉也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弃之鯤鮞上音昆下音而遺胤羊晉切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鮹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鹽切又於豔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饜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慠然慠魚到切倨也亦作傲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令輔一作韓果舍

族而退不肯同禍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 / 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 / 韓趙魏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段規深怨而造謀初智 / 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 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桓子康子遂與趙襄子使人殺 / 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 / 伯之衆遂殺智伯段規康子之相也主之不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上音寒鄲音單 / 趙之所都也鬣推於安邑鬣音 / 獵安邑晉地即今之 / 絳州夏縣也胷披於上黨趙之 / 地也尾斷於中山之外中 / 山其後為 / 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澤名在深趙二 / 州界而濱河為鱻蕘上音鮮 / 下音橋二字並 / 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觀公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時元和五年也對雖不紀年月其在永州作明矣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音賴水流沙上也連艫糜解艫音盧舡頭也有魚馬鋸齒

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音筮)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云自州北西至肅州)秦有水掎汩泥淖(掎舉綺切偏引也汩音骨淖女教切泥也)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眙丑吏切直視也睨音詣邪視也)淺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覩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岍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曰黑水(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

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

一作萬

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古

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令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遐伏者宜遠令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螺盧戈切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蚌步項切蜃屬釋文蛤也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闖丑禁切馬出門皃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令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

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説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説耶

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

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

溽暑之鑠式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

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

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仆虺蜴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蛇四足去足真蛇也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

不為盈退不為抑荒凉昏黙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顧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晁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係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問客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谿有得於我谿亦當愚故言已愚可以累神者而神受之然禍之砦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谿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柳宗元之困豈愚罪邪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惟晁錯為愚哉故後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惡夫士之喜權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故録宗元此對極智愚之

辯以俟後之君子

對賀者

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旣至永州後作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

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音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

乎裂眥疾智切又才詣切目眥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新史杜兼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之此或人之問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乃取其能辨鍾離令之詭且訣使無罪之僚戚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兼墓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豈以其善不足以揜其惡故併二事而略之吾嘗疑焉惜乎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終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顧有聞於子以釋予也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貲足慾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叨餮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譊且

訣曰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薫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惴之瑞切憂懼也以俟譴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除也薫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馬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訣之道大息朝廷進薫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益知薫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薫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皃童

後闕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姤害其能共讒毁之王乃遷之原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讀之茫然王逸為之叙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逸之語也至公乃為之對闗斥王逸之失始讀之亦莫曉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求之章决句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疏公天對之言而附天問之語於下兼乎衆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斥王逸之失者兼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之不叙則

漢諸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此對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曶黑晰眇往來屯屯尨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此以對天問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謂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曰天地未形馮馮翼翼言未形也曶音忽晰音淅屯株倫切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蓋取穀梁子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意王逸以謂天地人非也冷音零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

一作運釋一作轉轅渾淪蒙以圜號此對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謂天圜九重取陽數也釋胡果切冥疑玄釐無功無作此對天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烏傒䌖維乃麋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此對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圓地方斗植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恐未然漭莫浪切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一作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此對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謂天維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亹音尾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此對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謂九天者雖東方曰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

鷩天中央鈞天其别九而對以為不然也雖無隈無隅曷憯厥列此對天問隅隈多有

誰知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隈烏回切憯千孔切折一作析筭剸筳午施旁

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此對天問天何所沓十二馬分筭音專楚人折竹以卜謂之筭筳音廷華莖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

自若也沓合也言天地合也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棊施萬熒咸是焉

託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棊熒無所託也燬音毁輻旋南晝

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有谷

汜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謂日猶輻旋軸奠烏可窮其出次日晨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

之汜也汜音凡又音祀又音泛汜水涯也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爍劌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謂日之炎光莫並唯月明既極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儷音麗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此對天問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此對天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云神女也無夫而九子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怪瀾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

疫鬼也謂氣乖則致癘氣和則致祥鬼非有定處也濔綿婢切水流貌明焉非闢晦焉非藏此對天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尉角亢此對天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繆音糾躔澄延切惟鮌譊譊隣聖而孽恒師龎蒙乃尚其圮此對天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謂鮌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鮌音袞譊女交切圮部鄙切后惟師之難瞶頞使試此對天問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四岳舉鮌兗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桀於用之也課試也瞶音賓很張目也頞阿葛切鼻莖也蹙頞也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

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以胥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鵕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蘖夫固不可以類此對天問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謂鮌既殛于羽羽山西烏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息壤史記亦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抬音翅舉也漢書以抬人過鵕與鴟同胝躬躄步橋楯勤路一作踏厥十有三載乃益考醜宜儀形九疇一無宜儀形三字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天問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益覆其父之惡數九疇錫元圭唯繼鯀之氏

而不法其謀也脛張尼切說文脛也一曰簡也楚簡結切跛也勩羊至切勞也行鴻下隤厥丘乃降馬塡絶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寘塞從民之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隤徒回切寘音田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益王逸注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從而治之對以爲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圖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此對天問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

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謂共工與顓頊爭怒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對以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

圜與圜同又音旋州錯富嫗一作媪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宂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㷮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泧泧又何溢為此對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九州川谷錯洿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墋音燥滲所禁切泧音攸水流貌洿音戶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頑洞而課一有校字脩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此對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橐其衍幾何謂不可計其脩衍也須音汞又胡動切橐音蓋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

首虎齒爰穴爰都此對天問崑崙縣圃其凥安在謂崑崙之顛曰縣圃元氣所出上通于天非人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凥丘刀切增城之里萬有三千一作千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啟以通茲氣之元此對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淮南子謂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故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倏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此對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陰無日之國龍銜燭而留照之惟若之華稟羲以耀此對天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謂羲和日御也若木依日而光耀耳狂山凝凝冰於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

以試此對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凝音疑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有虬蝼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此對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對言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石林在西然吳都賦有注云石林在南二義不同虬龍王逸云焉有無角之龍而負熊以遊戲者嘐古包切蛇音移蝼邑危切虬音糾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云雄虺一身九首速及電光儵忽電光也柳先生云非是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云雄虺九首儵忽往來吞人　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注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也

禹會諸侯彼後至使守封嵎之山嵎音虞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此對天問靡萍九衢枲華安居柳先生云衢歧也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王逸以謂生九交之道恐誤又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枲華也枲想里切巴蛇腹象足覿一作覿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黑水淫淫窮於西羌玄趾則北三危則南此對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山海經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黑水出崑崙山玄趾三危皆山名在西方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僭謂不死此對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漫汗並平聲鯪魚人皃邇列姑射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此對天問

鮫魚何所魮堆馬處山海經云鮫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魮堆當為雀魮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為奇獸誤魮音祈鮫音凌馬有十日其火百物羿一作早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此對天問羿馬彈日烏馬解羽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柳曰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烏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也禹懲於續禽婦匝合肢離厥膺三門以不眩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於野民攸宇一作字攸暨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馬得彼禽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慾而不同味而快鼂飽謂禹娶禽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家非徒欲飽快一朝

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僉與奩同呱音孤畫傷也迄力切眭與眦同彼呱克臧俾乂作夏

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耆曷戚曷孼此對天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謂益避啟於箕山之陰此天意也矜何憂爲離遭也蠥與孽同憂也呱勤于德

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此對天問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謂啟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敵害者

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垍

休居以康食始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往不迪此對天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即書所謂禹曰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暨稷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之意垍巨至切堅土也

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緒帝以貿嬪禹母產聖何䮠厥旅彼淫言亂蠲聰賦以不處此對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據王逸注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益所作樂也陳列宮商之音對云帝以貿嬪義之不同如此何勤子屠母王逸云禹䮠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對謂無此理堪輿天地也呻音申貿音茂䮠拍逋切蠲音蠋又陟妝切賦古獲切

夷羿滔荒割更后祠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此對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謂夷羿弑夏后相非天意也

震鰝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焉娶有姣此對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王逸曰洛嬪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

於水水旁羿見射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云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鴅音畀皖户版切明星也嫚音慢嫮音護

夸夫快殺鴅豨以慮飽饕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此對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豨蒸祭天帝而天意不順也馮抉也珧弓名也豨音希

寒謑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此對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謂寒浞羿相也浞娶純狐氏女浞謀殺羿而羿徒恃其弧矢而不悟也

鮌殛羽巖化黄而淵此對天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黄熊巫何活焉謂鮌既殛死化為黄熊入于羽山淵也于一作予

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

丕徹以圖民以譴以都克酷厥父厥子徹一作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此對天問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謂鯀既不能平水土使民得播種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菰音酤菅音官蘆音芦徹音澆王子怪駭蜺形茀裳文虩操戈猶憯夫藥良終烏號以游奮厥篚筐曶漠莫謀形胡在胡亡此對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撰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見故曰胡為此堂王逸云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僑子僑化而為白蜺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覆之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而鳴此對所謂形胡在胡亡也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若蛇者蜺音霓茀音佛虩

丑豸切奪衣也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此對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云萍雨師之名爨取亂切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此對天問撰體脇鹿何以膺之王逸注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宅靈之丘掉馬不危鼇厥首而常以恬夷舟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此對天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窄測格切澆嫪以力兄麀聚之此對天問維澆在戶何求于嫂澆音梟嫪郎到切麀音憂康假于田肆克宇除既寰一無此二字既舍宜咸墜厥首此對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

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謂少康因田獵襲殺澆而斷其頭女歧澆嫂也與澆淫佚共舍宿止少康夜襲之得其頭以爲澆因斷之故此對謂咸墜厥首者湯奮癸旅爰以偪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此對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謂湯伐罪弔民征自葛始傳曰葛伯仇餉此之踃也偪委羽切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此對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復舊物滅斟尋氏如覆舟之易也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此對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謂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民弃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瞽父仇舜鯀以不儱堯專以女兹俾胥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此對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

二女何親謂瞽叟仇舜而鯀在下克以二女妻之也儷音麗媯俱為切汭音芮姚舜姓也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媯軀虺號古古一作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此對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謂紂為玉臺十重而箕子知其必亡伏羲以德而民登以為帝女媧蛇身人頭一日七十化對以為詭也璜音黃媧公蛙切舜帝眡厥仇卑居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庯致愛邑鼻以賦富此對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謂象欲殺舜而舜弟之雖欲肆其犬豕之心而終不能害舜且封之有庳而富貴之也眡讀同視斷魚斤切富一作當嗟伯

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此對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

空桑鴨殷諂羹厥鵠惟軻知言瞷焉以為不此對天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謂人謂伊尹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鴨以事湯惟孟子謂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瞷居莧切視也

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此對天問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逮伊摯謂以仁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相湯以條伐巢放成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摯音至伊尹名也

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此對天問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説謂鳴

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痈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疣音尤

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此對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謂簡狄帝嚳之妃也詩嚳於臺上有飛燕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嚳音告禖音梅天子求子之神曰禖禮祀高禖是也胞音泡鷇苦候切

該德胥孝一作考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形以司慝此對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云該包也父契也柳云該為蓐收王逸注誤按禮記注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

收正矜矜澆扈爰踣此對天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謂少康終能滅澆祀夏配天也有扈澆國名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

迫以死夫胡狃厥賊此對天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註云干求也舞務也言夏能求協時務柳對之義不與王說同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此對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癯瘠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厎宜其不免於蹈火而死也騃五駭切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此對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民仇焉寓一作寓啟牀以斬此對天問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啟擊之於牀而殺之也斬側略切斬也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此對天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湯能踵啟之德天嘉其志田獵而獲大牛之瑞公以謂非湯之德不

能致是也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此對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謂湯往營班祿所以交民心也王逸云營得也班遍也言遍施祿惠於百姓也賁父狄淫遭慜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此對天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循昏微之性為夷狄禽獸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也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媿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遺慝愍之婦寧得不報也墓門有棘見之詩象不兄龔而肆以諆葢聖孰凶怒嗣用紿厥愛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謂象雖浚井全廩肆害舜之諆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庫以紿厥後也革有王女

湯巡爰獲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尹非妃君之知臣曷以不識此對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丐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以為妃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妃音霏又音配

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此對天問水濵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注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反居無幾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對之意以謂不然謂為是說者是蠧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

墊而伊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揭切蟚虫也譯音亦墊墊你念切書下民昏墊湯行不類重泉是囚此對天問湯出重泉夫何罪尤謂湯之行與桀桀興故囚之重泉重泉者地名也違虐立辟罪德之由師憑怒割癸挑而讎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桀與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啟之非湯之所忍為也挑音桃膠鬲比豢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此對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

也此封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不從如鷹鳥之羣飛無不集者詩云唯師尚父時惟鷹揚𥝢與釐同凌之切福也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此對天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秉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為喜也雖幸武王順天應人做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弃也咸逭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誰舞靡之此對天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見溱讙呼奮

擧其翼而不自知也水濱戳昭荊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此對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謂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不復還傳云君其問諸水濱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白雉王之德不能致故親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哉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載載一作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此對天問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據列子載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其牛馬之濆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識也儒儒一作濡賊厥詵爰麋其弧幽禍挐以夸憚褒

以漁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漦以徵而化黿是辜此對

天問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蓋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為妖而曳戮之於市此闕之所從始也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告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商至周不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亡聞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遂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竟為犬戎所殺此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妖夫化黿之徵也檿於琰切山桑也蔑莫結切漦淩之切黿魚袁切似鼈而大

天邀以蒙人厶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此對天問

天命反側何罰何祐桓號其大任屬以徼幸良以九合遠孽而壞此對天問齊桓九合卒然見殺謂齊桓九合諸侯霸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寵干異召死雷濟克后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謂紂自惑亂弃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此對天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鞠音匊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此對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謂梅伯紂之諸侯數諫而紂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被髮佯狂不顧仕也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弃靈而

功篤胡爽馬翼冰以寔盍崇長馬既歧既嶷宜庸將焉此對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謂稷生而神靈天實厚之后稷之母姜嫄氏見大人之迹履之遂有娠弃之冰上有鳥以翼覆温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可以見天之厚於稷者如此故其生也馮弓挾矢闕之也嶷魚岌切紂凶以啟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歧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此對天問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之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文王之東政化于江漢之國易歧社以正天命也踰梁橐囊糧仁蟻萃此對天問遷藏就岐何能依謂文王始與百姓遷於岐山之下民皆歸之如蟻慕糧也妲滅淫商痛民以亟

去此對天問殷有惑婦何所譏謂紂為妲己所惑流毒于民民皆去也妲當割切痛音逋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致殷之命至於絕而不續也殄與彌同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睽眠顯光此對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謂太公望姓姜名牙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惟文王以心識之奮刀屠國以髀髖厥商此對天問鼓刀揚聲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髀音陛髖音寬賈誼傳曰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發殺昌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謂武王戎殷欲救民於塵焰中在文王則栗栗危懼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不得已焉申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蟯賊而以變天地此對天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王逸云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以自殺而敬君也豈讒說可以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正義云雉牛鼻繩或曰雉遇獲多自死螾弋君切蟲名說文云側行者蟯音堯說文虫在人腹者以二虫譬驪姬之譖耳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此對天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弃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貽

末克庸成績此對天問初湯臣摯後兹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進用伊尹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使昧其經始之閼不自昭其明德卒終無以成其功也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此對天問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謂吳王闔廬也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徬音旁徨音皇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此對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注謂彭祖進雉羹于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猶自悔不壽謂枕高而睡遠也對之意以謂無是理馬螝蠹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此對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王逸注云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共食牧草之實自

相啄噬蛩蟻有蛞毒之蟲負力堅固屈原以喻夷狄自相攻毒固其常獨當憂秦吳爾此對之意亦然故取二虫以為喻蜫胡對切說文蚕蛹也螫施隻切細腰蜂也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巳子云

萃回禍偶昌鹿咼祐以女此對天問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言昔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北走至於回水之上而得鹿其家以昌對以為避禍而得鹿亦偶然耳

鍼欲兄嗳以快侈富愈厥車卒逐以旅此對天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謂秦伯之弟鍼也言秦伯有噬犬弟鍼欲以百兩車易之不聽因逐鍼而奪其對祿王逸以百兩為全非也鍼說文適作針

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墬詛殄丁厥任此對天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已下天問之言皆屈原自道者言其放逐于野書壁所問暮訖日暮欲

去天大雨雷電自解曰歸何憂乎對亦惘其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很戶懇切很狠戾也合行違匿

固若所咿嚘忿毒意誰與此對天問伏匿穴處爰何云謂屈原伏匿草野尚與詞怨憤欲何為也咿音伊嚘音憂

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此對天問荆勳作師夫何長鍇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使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此對天問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謂原雖苦

諫而楚王不聽剛愎不仁以及於敗亡而不殺也愎蒲逼切很也**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此對天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謂吳闔廬與楚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楚之不信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一也**於菟不可以作台馬庸歸**此對天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鬭穀於菟楚令尹子文也問對皆哀今無此賢者但任子蘭之徒也於音烏菟音徒**款吾敖之閼以旅尸**此對天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柳自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文王兄也令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王逸注以謂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然考之左氏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則堵敖成王之兄而非文王之兄也公之注亦誤矣**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此對天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謂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明晁太史無參本作僉

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

嘗取以續楚詞其系云宋元博學無不窺又妙於辭頗愛離騷之幽獨能高尋遠抉其有所得如墜雲出淵於原之辭無爽焉此唐以來雖騷之雄也蓋屈原作離騷經揚雄為反離騷補之書曰非反也合也而宗元為天對以曉天問雖問對非反其於發揚則同離騷因反而始明天問因對而益彰凡設疑以稽合則遠者邇昧者曉忱惚者而屬而義於是焉白則反與對皆以明原者也非反者獨異也是雄與宗元之意同也又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亦昔人天問之意也書曰天畏棐忱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夫既以謂天輔信則宜常矣而又以謂天難信而不可常何哉天未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故天之吉凶或反倫而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每常昔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論天者必於其

定則天可以不問而識著抑屈原雖不忍𠑽世而自沈苟以意逆志亦必不肯以其身蹈臨故難騷之際未免於憂患而辭皆微天問雖假怪物行事揆理之不合者以寓其疑而凡天之所以不合而原疑者孰愈於人事之吉凶哉此原所欲問而難斥者也故因天對頗推本之以廣原之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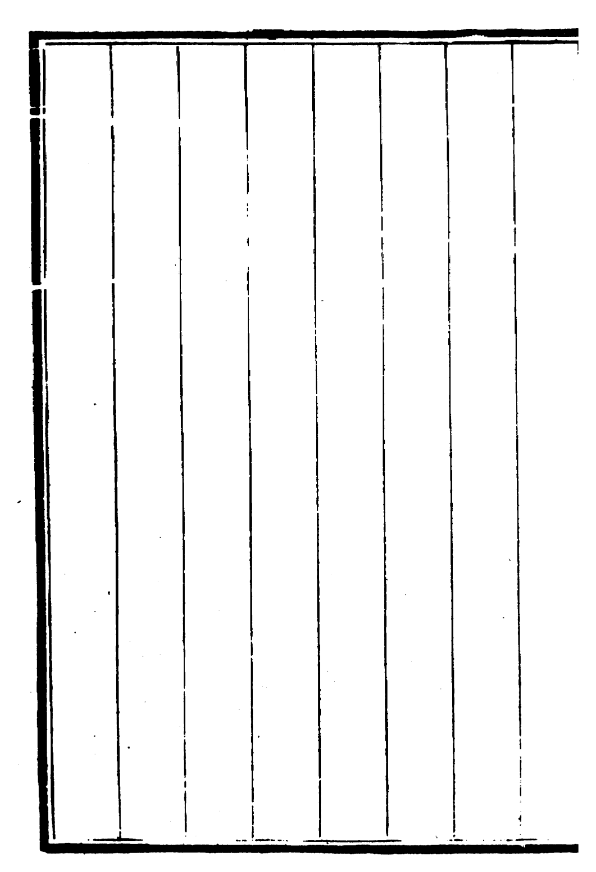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五頁後五行諸姑命宗元以為斯
志刋本命訛合脫宗元二字據文苑英華改增
第十五頁前五行故尚書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
人河間劉氏誌文案文苑英華無故字誌文作
墓誌銘與此異
卷十四第三頁後四行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
之矣刋本五訛三擒郭雲鵬本作五卿注云即
范中行韓趙魏也今據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夫焉取九子刋本取訛酡據郭
雲鵬本及楚詞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汙塗而蕖夫寀蕖夫疑當作夫
蕖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刋本拘
訛枸據楚詞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穆王巧梅刋本梅訛瑇據楚
詞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謂枕高而睡遠也刊本睡訛

唾據楚詞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楊邦彦

謄錄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答一十首

晉問

平陽堯之所都即晉州之地唐蟋蟀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其風俗淳厚可知矣公晉人寔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强可恃四

曰晉之北山其材足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寶可以利民七又極言文公霸業之盛猶未免乎假仁義以用天下其末也以堯之遺風而終焉吳子離席拱手非特無以難且敬拜以受賜玩其意而觀其辭其為文可謂工矣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一有封字宜知之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太行在澤州晉城縣南又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掎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東黃河迤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于海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邪行也大陸靡之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

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靡云靡曼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牙切張口也景霍汾澮上音焚下音檜以經其壖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汾澮即汾水耳若化若遷鈎婴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俟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上抽庚切衺柱也下音巨捍也聱岈欝怒焉聱玉交切語不入也岈許加切峆岈山深貌一本無焉字若熊羆之咆熊音雄羆音碑咆音庖嗥也虎豹之嗥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攫厥縛切持也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一作毃壓振振業業覼闖蹀戶覼七慮切伺視也蹀達協切蹈也惕若僕妾其按

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戴余專切與鳶同洄水之容與洄音回泝洄也釋文逆流而上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蓄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黃河見上注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匈奴單于在晉之西衝夲太華太華即華岳也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瀆后土瀆胡對切釋云散也潰濁糜沸潰音汾又房吻切潰湧也黿鼉詭怪黿音元似鼈而大鼉徒河切水虫力至猛能攻陷河岸于于汩汩騰倒軼越軼音佚侯駃也委泊涯涘音俟水厓呀呷欱納呀虚加切張口呷迄甲切吸呷也欱呼合切歠也

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撼鴿于嶇撼戶感切搖也鴿諸韻無一本作頷音撼釋云頤下也嶇音憂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淜泙洞踏者淜拔朋切水激有聲泙白明切水聲與洴通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軸音逐轤音盧轤舡前次擢處軸舡後施柂處又漢律名舡方長為軸轤二字皆當從舟橦檣之所御橦傳江切檣音牆舩桅也鱗川林壑蹸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挃目榛沄沄榛一本作溱並音蓁沄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

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晉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鹵音魯太原晉陽縣）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火化水淬（取內切滅火）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鎩為鉤為鏑為鏃為（要本少一字別本無為鏃為字）為鉄出太白徵蓐收名招搖伏蚩尤（太白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蓐收天之刑神）肅肅褷褷（山宜切一作祁祁）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熒浩浩弈弈淋淋滌滌淋音林以水沃也滌音迪洒也熒熒的的熒音螢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音調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式的切雲破霄跕墜飛鳥跕的協切漢書飛鳶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周禮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乃使跟趉跟音根足踵掖夾之倫夾音挾服而持之南瞰諸華瞰苦濫切遠視也北讋羣夷讋質涉切失氣言也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

若是何如吴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使曹伐衛楚人救曹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比為先軫之言恐誤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産左氏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地生良馬故以為名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甡甡音詵進也溶溶音容紜紜轀轀轔轔輼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或駹莫江切雜也黕然而

陰黭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音致跲也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他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赤色浴川蹙浪噴震播灑噴普悶切鼓鼻也灑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上齒兩切本作儆下許往切惝怳狂貌開合萬狀喜者鶻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駭霧鬣騣祖紅切鬣音獵斸山抉壑斸音燭斫也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擭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

鬬目相馴聚瘦更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下爾紹切仰乳俯齕下没切齧也蟻雜螽集上音終蝗也啾啾潗潗七立切上林賦潗湁鼎沸啾即由切聲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麾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見上注御以王良王良晉之善御者趙以范鞅范鞅士匄之子即獻子也軒以欒鍼欒鍼欒黶之弟已上四公皆晉之臣也欒音鸞鍼音鈐又諸侵切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盟于晉晉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馬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濬液不行濬昌枕切汁也液音亦津液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巘傾硐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巑徂丸切岏吾官切巑岏山銳貌杪音眇釋文木標末也即枝上端漱泉源之淦潜上古南切沈也下音潜水回貌根絞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𤃬柹填層谿柹音肺削木札樸也陳楚謂櫝為柹丁丁中莖切詩伐木丁丁登登硠硠稜稜上呂唐切說文石聲一曰硠硠堅也下盧登切說文四方木也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瀨瀨洶洶⿱興見⿱薨見上許拱切說文湧也一曰洶湧水聲也下呼肱切若鶱若崩若蟜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乢㠐捎殺㠐音戛摧崒抰乢崒昨沒切又昨律切山峻貌抰於浪倚黨二切塵也乢音軋山曲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

山在西北之極鶌鸛鶖鶬鶌音昆爾雅鷄三尺為鶌鸛音灌似鸛而巢樹者為白鸛曲頸為黑鸛鶖音秋說文禿鵚也鶬音倉說文麋鴰也關西呼為鴰山東通謂之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貙勑俱切釋文貙劉也似貍能捕獸奈天豻音岸胡地犬也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硉兀上郎兀切硉兀危石也轉騰冐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匯音潰又戶賄切水合流前者汨越後者迫臨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摺質涉切敗也拉落合切推也亦通作摺捽首軒尾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貢禹捽草把土須入重

淵澒胡動切水大濛澒也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張平子東京賦楚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阿房秦宮名房音旁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並西漢宮殿名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禠祁既成諸

侯叛之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杜預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褫音斯又作虒祈巨之切先生曰河魚之大河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矢陳也春秋隱公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罶罜麗罩都教切罶立九切罜唐韻古責切又胡卦切集韻官韻並作罫見去聲十五卦罫礙也麗音鹿罩罶罜麗皆魚罟也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上巨巾切大魚也下音耆魚脊上骨戮白黿音元似鼈

而大逐毒螭抽知切無角如龍而黄叱馮夷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湄搜攬流離攬古巧切掬縮推移罛會網戲騰天彌圜捽躃擁踴躃音壁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以登夫歷山之垂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摧一作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上音連水成文曰漣下音倫小波為淪擒奇文擒丑知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生絲縷亦作縶頓踏一作踣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呀虛牙切張口嚇音赫又虛訝切怒也亦云口拒人復就臠切上力兗切莫保龍籍具一作甘粿

五味（糅女救切雜也）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魦音沙鱨音嘗鮪音洧鰋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敘義並見設漁者對注鱨一作鯔音緇）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烏鹵閘鱠炙之美則掩鼻蹙頞（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

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猗氏猗頓也史記猗頓用監鹽起與王者埒富猗於

宜切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塍神稜切稻中畦也畹於阮切田三十畝曰畹若稼若圃敵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灑紛屬邐力紙切灑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上山宜切又所寄切交灌互澍上音䟴差互也下音樹說文澍生萬物互一作牙若枝若股委屈一作曲延布脉寫膏浸潗濈滑汩潗即入切湁潗水貌滑戶八切利也汩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庳與卑通浸壠冒塊浸平聲壠音隴田中高處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霈濊瀴伊盈切瀴溟水絶遠貌霈普蓋切濊呼括切礙流也偃然成淵漭然成

川漭漭音莽流漭大水貌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音鹿甘鹵密起孕靈富媪烏皓切女老稱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熛卑遙切訦文火飛也回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幕幕皛胡了切顯也幕音覓一作羃羃奮僨離析僨方問切僵也鍛圭椎璧鍛丁貫切小冶椎音槌眩轉的皪眩音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一作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上音龍又洛孔切下祖紅切又作孔切山貌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墀水渚也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音精熠羊入切煜音育熠也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

裒斂合集（裒薄侯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音危）皦乎滉乎狂山太白之淋灕（皦古了切白也滉弋詔切浩滉大水貌）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驘牛馬之運（驘與騾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

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敗楚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作晉文侯命逖他歷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

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譲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饍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犧素何切犧象皆樽名犒勞贈賄勞郎到切釋文賞勤勤功曰勞賄呼罪切貨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埒音劣卑垣也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

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摟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坂縣舜之所都絳州夏縣禹之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之

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於曲阜黄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兖州曲阜縣則又皆隷河南道也而河北道之涿鹿山則黄帝之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刑鉶瓿之法以土為法曰型也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夔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

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分扶問切分守也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晁太史無咎取之以附續楚辭其係有曰昔屈原作九章九陽數言已所陳與天合度自宋玉九辯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意亦沿此蓋以

儆諷吳王濞毋反班固稱原有古詩惻隱之風謂乘已下沒其諷諭之意是不然觀乘七發既設客說太子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為陳王之可嗜悅者七末乃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以言吳計謬其意深矣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答問

公永貞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生王叔文之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據問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伏匿則答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解音懈散也蓋與為戚

生平鄉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譎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少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攢傪（狼音郎　狽音貝）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懵母亘切不明也又莫紅目揔二切）觸罪

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上衣字於既切下衣字音依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愧恐懍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上才肖切吾縲囚也縲倫追切按何晏注論語云黑索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躓音至跲也與疐通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

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閉端貞鯁亮芑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褰淺窄僻跳浮嘆唶上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嘆唶多言也唐韻嘆唶大唤也下子夜切嘆聲也又仄伯切大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趑千咨切趄千余切趑趄趑不進也批步結切捩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謀明淵沈剖微窮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匹歷切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鉗其廉切秏眊窒惑秏虛到切眊音冒目少精也抉異探怪抉一決切挑也探音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骫賊骫與禍同固不足以睢盱上翾規切仰目也下匈於切張目也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摠

攬羅絡橫竪雜博（竪音樹）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膚撇茅（撇匹蔑切字正作擊擊也）離蹤空虛竊聽道塗顓囂蒙愚（顓與專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唸）轇轕三光（轇音交轕音葛轇轕長遠皃一曰雜亂也）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濼溚（培薄口切或作峿塿郎口切博雅培塿冢也左氏襄二十四年部婁無松柏字不從土濼子入七立二切溚丑入切說文濼溚水）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摛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膚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褁以罪惡纆以羈縶（上居

宜下切陟立切客從而擠之上牋西切又子計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義騄耳之得康莊也義一作蛾白義騄耳馬名騄音綠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鳴嗚咬哇不入里耳咬五巧切哇於佳烏瓜二切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翳遂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水虫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靡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靡目果切說文細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陟

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

躚音仙蹁躚旋行貌藋徒弔切釋菫草

樂夫因兮文墨之彬彬

音邠

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荅

公自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此文云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則起廢荅當在九年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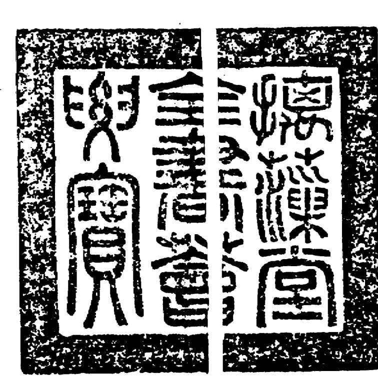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黧音黎黑而黄色）謖足以進（謖山六切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躄於益切亦書作躃說文人不能行也）中庛病顙之駒（庛音究馬舍也顙寫曩切）曰若是何哉始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

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壁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古玩二切滌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壁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一作生一云數百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硿（硿苦東切又戶宋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庛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羸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庛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羆可秣飾馬他馬巴僰痺狭（僰蒲墨切）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薦之蓆䕷之絲浴剔蚤鬋（剔他歷切蚤音爪鬋子淺切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鬋）刮惡除洟（刮古刹切）莖以雕胡（莖音挂斫芻也）秣以香萁（秣音末萁音基）錯貝鱗纕（錯七各切）（纕音襄佩帶）鋈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緌（纓音嬰緌儒佳切緌纓也）或膏其鬣或劘其脽（鬣音獵劘音磨平聲削也脽視隹切尻也）御夫盡飾然後

敢持除道嚴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幢傳江切說文旌旗之屬旗音與周禮鳥隼為旗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音億震奮遨嬉上音敖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蘗老進曰令先生來吾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臭知膻香膻尸連切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芑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額之猶有遺也涎夕連切口涎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荅曰叟過矣彼之

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丱古患切束髮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得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黨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